

五福祥

邵聰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五福

邵聰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福祥/邵聪莉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4

ISBN 7-5367-3390-9

I. 五... II. 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356 号

责任编辑	木琴香
封面版式	璞 音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3390-9/I·715

作者简介



邵聪莉，1939年生于云南昭通，196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曾从事畜牧兽医工作，任全国生物学会会员，云南省动物学会理事，昭通地区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学高级教师。正当她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时，却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她不得不离开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

双腿残疾的邵聪莉退休后一直以托尔斯泰名言鞭策自己：“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惟一可以有作为的时间。”生活的艰辛，名人的鼓励，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她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肢体残疾的痛苦，利用“现在”写下了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记录下了那代人过分理想化的已经在年华流逝中褪了色的青春足迹。

邵聪莉说：当走过那崎岖不平的道路，到达风光无限的另一端时，才觉得我们所有的甜蜜和苦涩，其实都是一笔财富、一种幸福。我们的人生是绚丽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共和国这块画布上画上过一笔，虽然它并不浓墨重彩，却是多姿多彩的。

《五福祥》便是邵聪莉历经三年、四易其稿，坐在轮椅上完成的作品。

乌蒙山深处有一座古老的县城——W城。县城虽不大，但它却地处滇、黔、川三省交界的咽喉部位，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各路客商赶着马帮行进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马背驮架上的山货药材、丝绸棉纱，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做完各种交易后又北上四川到成都、重庆，东经贵阳到两广，也有一直向南，途经昆明再往越南、缅甸。

200多年前小城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山丘顶端即是县城中心，山顶建有一座石头砌就高大巍峨的牌坊，墩石之上雄狮蹲伏，气宇轩昂，顶端横梁云龙盘绕，托着笔直粗实的尖顶刺向苍穹。早年的督抚衙门就建在离牌坊不远的地方，所以牌坊一带的街名就叫辕门口。呈辐射状的大小街道从辕门口四下延伸，清一色石板铺就。尤其繁华的是陡街，它从山顶向下延伸，因其陡而得名。街道两边全是青砖砌成的圆形门廊，作为商号的铺面，铺子里摆满各类商品。

连绵数里的城墙，巍峨厚重，从墙脚到箭道上的垛口，一律青砖到顶，三五十丈之间就筑有一座炮楼，雄踞城墙之上。数座炮楼之外，又连着城门，城门分东南西北门，每座城门均像居庸关、嘉峪关模样，足有一尺厚，全用铁板再加碗口大小的铁钉密密麻麻钉住，等闲炮火是轰不开的。为加强防御，保障交通，在东南西北门之间还建有小西门、小北门、小南门，城市固若金汤。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墙以外修了许多街道，街上房屋越来越讲究，路面也越来越宽，铺街面的材料也由石板

改为整齐的条石相嵌，城外的东南西北门四条大街上，街面拱圆的门廊高大宏伟，商号和铺面鳞次栉比，西门大街更加繁华热闹。从山顶上的辕门口顺着最陡的一条街往下看，可以看通西门大街，一直看到一里以外的小河边。大街小巷里时时响着木牛车吱嘎吱嘎的慢悠悠行进的声音和马脖子上铜铃的叮当声及赶马人不时的吆喝声，使这个城市既古老又繁华。

一条小河绕城而过，河水清澈见底，岸柳成行。沿河而上，筑有数道石坝，坝上均是蓄水数米深浅的坝塘，河水波光粼粼，偶见游鱼跳出水面，溅起一片水花。坝下水流翻卷着白色浪花，不时拂动柳枝，牛在河边啃着青草，不少光屁股放牛娃在水中嬉闹。

沿城边有一条环城马路，马路两侧高大的白杨树，笔直而挺拔。环城马路外的田野上，散落着有钱人家的别墅，两家外国人开的医院也在其间，法国人开的在西门外，英国人开的在东门外。欧式风格的建筑和城内古朴的房舍形成了鲜明对比。外国传教士、医生、护士操着本国语言或半生半熟的中国话，接待着小城的达官贵人、黎民百姓。

地处闹市的西门大街，每一个铺面之后是一串五六个大院子，最后一个为主人的主宅，中间几个院落是生意人的客栈，院子之间有过厅相连，过厅楼上堆货，最后一个过厅叫簪子，簪子有门，进门就是主宅了。不管是院子还是过厅，两侧都是住房，住着南来北往的客商。

每一串院落都有一个商号名称，五福祥、天盛祥、炳昌祥、庆丰祥、万发号……黑漆匾额，烫金大字，醒目地挂在大门上方。

这一出五进的深宅大院是南方丝绸之路上这个古老县城最繁华大街的一景，赵家就是这条街上最大一家商号五福祥的主

人。五福祥和其他商号一样，迎来送往各路客商，做着以丝绸、棉纱、山货为主的贸易。

赵家在五福祥的大宅院里住了几十年，从老主人赵鸿均儿时起就在这院里居住，院内左边是厨房和仆人的宿舍，右边3个书房作会客、读书、娱乐等用；书架上摆满了《诸子百家》、《本草纲目》等线装书籍。檀香木打制成的桌椅，用鱼骨嵌成花纹，亮闪闪闪着银光，墙上挂着一些名人字画，显得古朴典雅。正面堂屋面对大街，供奉着赵家的祖宗牌位，在堂屋里透过层层叠叠的院落和方方正正的天井，可以远远地看见大街上的车马行人。堂屋两边是主人的卧室，一明一暗，镂空雕花的窗棂奇巧高雅，四时盆景错落有致。整个院子用青青的方石铺就，四围镶成两步或三步石梯，顺着院子绕了一圈，通到众多房舍，高低明暗别有韵味。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明亮，几只红鱼悠游其间。四周用条石围成井台，夏天，大家坐在井台边上，凉气沁人肺腑；月夜坐在上面聊天，仰望浩瀚星空，心情愉悦轻松。

五福祥的主人赵鸿均是个实业家。他体形肥胖，然而精干，聪明。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他以特殊的体形和非凡的才能名声很大，他创立的实业公司发电厂使城里第一次有了电灯，几十米高的大烟囱让城里和方圆几个县的人们开了眼界，见到了一丝现代生活的曙光；他经营的五福祥商号生意红红火火，财源滚滚；他作为商会会长主宰着城里许多商事往来活动。他在社会上赫赫有名，举足轻重。

但是他的生活并不顺心，这不是商场上那些明里暗里的争斗，大个小小的陷阱，让他受不了的是回到家的那份孤清。赵鸿均是个独子，而立之年的他还没有一个接香火的后人，这使他烦恼无比，胆战心惊，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痛苦。

赵鸿均 21 岁娶了 18 岁的马家女儿，第 3 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小赵鸿均，他圆脸阔嘴高鼻梁大眼睛，聪明而又活泼，是独子赵鸿均的一切。而此子只活到 3 岁多即死于麻疹。夫妻俩气得死去活来。一段时间后振作起来，想想趁年轻，努力耕耘，一定会再生几个，但从此以后多少年没能如愿，他们求了多少个单方，吃了多少剂药，倒弃的药渣可以堆成小山，总不见效。情急之下，他连续纳了两个妾，均未有所出，两妾也先后去世。后来赵鸿均到四川、贵州找高人算命，找名医诊脉，都说他不会绝后，现实的原因是他过于肥胖，叫他不必着急，控制饮食，减肥消肿之后必有希望。夫妻俩十天半月必到庙里烧香许愿，晚上睡觉时必先净身，敬过送子娘娘才进入帐内欢愉。一次次高潮过后，赵鸿均抚摸着妻子平平的肚子无限惆怅。儿子死了大约 10 年之后，马氏终于两个月不来红，她果然又怀孕了。两口子高兴得不能自制，到庙里还愿，捐了白银 666 两 6 钱 6 分 6 厘以重修庙宇，这一串 6 取“禄”和“留”的谐音，祝祷肚子里的儿子大吉大利。

马氏的肚子渐渐鼓起，赵鸿均的希望也渐渐膨胀起来，他巴不得儿子立即从妻子的肚子里跳出来顶门立户，他幻想着抱着儿子走在大街小巷人前人后的荣耀，他不时会轻蔑地远远对着那些商场中的对手比划着，看还有谁敢讥笑我绝子断孙？他不止一次地站在堂屋中供奉“天地君亲师”位的神龛下对祖宗说：“我有儿子了，我是个孝子，赵家的香火绝不会断在我的手上！”没有儿子他实在无法立足于社会，他就像大海中漂泊的一条船，渴求一块坚实的岸礁，渴望心灵的平静。

他几个月不和妻子同房，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问妻子安否？

他不让妻子轻易外出，怕动了胎气。他隔三岔五地把亲朋好友约在家中相聚。就是要他们看看妻子的大肚子，炫耀他作为男子汉的成功与自豪。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妻子怀孕7个月时，赵鸿均在外面喝醉酒回来，已经很晚，一笔大生意的谈判在这次宴会上拍板定案，他又将赚来一大笔财富。兴高采烈之下，他忘了几个月来努力克制的欲火，掀开妻子的被子，不顾一切地向马氏身上扑去，马氏躲闪不及，被丈夫肥胖的身躯大山一样压住。第二天黎明酒醒之后，赵鸿均发现自己犯了大忌，十分后悔，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抚摸着妻子的大肚子心惊肉跳。

这天下午，马氏觉得肚子有点疼，下身有些粘乎乎的感觉，便预感到事情不妙，回到房间一看，裤子上已经红了一块，她吓得瘫倒在床，一阵阵绝望使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赵鸿均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他发疯似的走出走进，急急忙忙找来医生检药保胎，但是3天后，马氏在马桶上产下了一个死去的男胎。

赵鸿均突然变得沉默起来，没有哭泣，他认命了，高人们说的不对，他本是命中无子的。他脸色苍白，手脚发抖。他取出妻子早已准备好的婴儿衣被，抬了一盆热水为那已是青紫色的儿子洗去血污和胎水，穿上新衣戴上新帽包上襁褓，放在他们的大床上，和妻子躺在一起。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似乎儿子没有永远地离开，他只是睡着了。他是和他的爹妈躺在一起的！他两天不吃不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直到儿子已发出异味，才用一付小棺木装殓了埋在赵家祖坟地上。

两年以后，赵鸿均决定领养一个儿子。他带着两个家人挑着厚重的礼品去到乡下赵家发源地“赵家包包”村，这是因几十户赵家人居住在一个小山头上而得名。赵鸿均这一支是惟一

居住在城里、惟一发迹的一家。然而却富而不发，子孙不旺，而包包上那些穷得差点讨饭的人们则儿孙成群，发而不富。听说城里赵家要领养一个儿子，赵家包包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都不想失去这个攀富发迹的机会，争先恐后把儿子送来。这家来攀说我们和你家是爷爷分支的，亲得很，儿子又长得如何如何；那家抱着儿子来说请大爹看看，这孩子一脸福相，将来必有出息……。

赵鸿均——看过，笑而不答，他记住了每一个孩子的体貌特征、其家庭在族间的地位、亲疏远近、孩子父亲姓名和家庭状况。特别调查了家庭病史等等。

一个星期后的上午，他又带着家人到了包包上年纪最大的长辈三爷爷家中，宣布了他这几天考查的结果。给族间亲戚每家每户都发了红包和礼品，再把30锭大银子送给了一个族弟赵鸿煌，他选中了赵鸿煌1岁多的儿子赵发忠。这是因为这个儿子长得很像他10多年前死于麻疹的那个孩子。两弟兄就在三爷爷家中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过继儿子。

那天五福祥一串院子摆了几十桌酒席，当三爷爷抱着赵发忠坐着一乘大轿从赵家包包来到西街五福祥门口，带领着骑马的赵鸿煌和几十个亲友到来时，五福祥门前立即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行人严肃地走过一串院子，到了最后大院的堂屋里，在唢呐声中，三爷爷坐在正上方，鸿煌和鸿均两人对着天地君亲师位拜过之后，再拜过三爷爷，赵鸿均就从赵鸿煌的手中接过了这个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的一岁半的赵发忠。过继仪式持续了3天，酒席宴会也持续3天才散，连街上的叫花子也施饭3天，这是小城里从没发生过的一件事。从此，全城的人都知道赵鸿均有了儿子，赵鸿均夫妇再也不会再有后继无人的尴尬，赵发忠在这个家庭里也从此过上了众星捧月似的日子。

赵鸿均望子成龙，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经史济世、诗书传家的儒人，要使儿子一生光辉灿烂，他不想让儿子去经受商场上的艰辛与险恶。儿子3岁时，他就聘了一位姓张的先生天天来教他，儿子每天睁大眼睛听张先生子曰诗云，孩子虽然什么也不懂，却能背出张先生教的“子曰，学而时习之……”儿子极不喜欢读这些东西，见张先生一进院子就躲起来，常常是先生捉迷藏似的把学生抓住，把他摁在大八仙桌上，翻开《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古书开始鹦鹉学舌。

7岁时，赵发忠由书童陪着进了学堂，书童在学堂里等着他放学之后，帮他背着书包回家来。

马氏极其疼爱这个儿子，把他看成是赵家的一切，自己的一切。儿子小时候有些调皮，在大院里许多人跟在后面转，他很不自在。有一天放学后，趁跟他的人不在，他就悄悄溜到清幽幽流淌着的城边小河里，他脱光衣服裤子丢在河边大柳树下就跳下河去，河水不深，他也不会游泳，他把手杵在河底花花绿绿的鹅卵石上，脚在上面飘着，不住地打水。等他玩累了时，大柳树下的衣服和书包早已被人偷走了，光溜溜一个身子无法回家。家里的人不见他的踪影急得四城门里外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河边发现了他，他光着身子沮丧地蹲在树下，全身上下冻得满是鸡皮疙瘩。

回家后，父亲拿来一根小棍子要收拾他，母亲却把儿子夺走了。母亲先是罚他跪在地板上，刚跪下去，怕伤了儿子膝盖骨，就拿来一个毡包垫子让他跪在毡垫上，后又怕儿子闪了腰，最后让儿子跪在自己铺得厚厚的柔软的大床上，找来一根稻草叫儿子伸出手来，用软绵绵的稻草在儿子手心不断地“打”着，嘴里不断地说：“你还去不去？你一个人还去不去？水淹了你怎么得了？今天水呛着你没有？你再去！你再去我打死

你！”她挥舞着手中那根稻草恐吓着儿子，似乎要用那根稻草把儿子打死。一边摸摸儿子的头，发烧了没有？摸摸儿子的鼻子，流清鼻涕了没有？又烧来一碗姜汤让儿子喝下去。

发忠就是这样在家庭里娇生惯养地成长着。

发忠天生傲气，性格怪癖，渐渐长大之后，更加桀骜不驯，富家子弟他不屑于结交，嫌他们不学无术，又不愿去攀龙附凤，穷人孩子他也不想接近，怕丢失身份。好在他好学，孤独而自傲地关在书房里读书，后来赵鸿均和马氏就派了几个人送他到省城里上学。他高中时代读的是省里的工业学校。这时院子里再度冷清而空虚。虽然赵鸿均和马氏一年年地盼着，但再也没怀孩子，他们死心了。马氏就从自己弟弟家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发贞，兄妹俩整整相差17岁。发贞进门时还不到一岁，马氏从4个应选的乳娘中选了一个白净漂亮、奶水又好的作为发贞的奶妈。这个奶妈姓钟，上上下下都称她钟姨。钟姨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命运从此就和五福祥赵家的遭遇系在了一起，她在这里一呆就是17年，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自己家。

院子里从此又有了生气，发贞的哭或发贞的笑，无不牵动着一家人的心，老两口简直就离不开小女儿。赵鸿均随时躺在躺椅上把女儿放在他肥胖的肚子上，女儿就把他当马，“嘟哝，嘟哝”吆喝着，马氏就在一旁吼道：“跳不得，跳不得，看把你爹肠子跳断了。”赵鸿均却说：“贞儿，来，再来一次！”。每天早晨他到公司上班之前都要抱住女儿亲亲，女儿就揪住他的大脑袋上的耳朵又“嘟哝嘟哝”地闹一阵，父女俩才分开。小女儿想父亲时就哭叫不停：“我要爹爹，爹爹。”这时钟姨只好带她到实业公司去。赵鸿均任随天大的事也要抱一抱亲一亲女儿，然后掏出一些零钱给钟姨“买糖糖，买糖糖”把她哄走。

赵鸿均从来不把这一双儿女看成领养的，他们就是他和马氏亲生的。有了这一双儿女，他觉得十分满足，这世界上什么最好？人最好！金银财宝、房屋田地都是空的，人没了那口气，你还能带走什么？只有天伦之乐永存。其实他何尝没想过激流勇退颐养天年？这些年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体力不支，只是当一笔笔生意找上门来时，他又会想到这送上门的钱财为什么不赚？于是他又一次次踏进商海那无穷无尽的繁忙和应酬之中。

但是今天早上他亲女儿时，把女儿挂在脖子上的小玉锁弄丢了，他弯下身去捡。抬起头来时只觉眼冒金星，感到十分难受，想清醒一下，便摇了摇头，突然他叫了起来：“啊呀，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马氏和钟姨赶紧扶住他，刚往旁边又宽又大的檀香木椅上坐下，他便呕吐起来，不断地呻吟着：“我头疼，我头疼。”一家人忙着把他扶上床躺下，他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家人烧来参汤灌了下去，等医生赶来时，他的脸已经变成了紫黑色，不省人事，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十分不畅快的可怕的呼吸声。虽有城里所有名医围着他，然而傍晚，50多岁的赵鸿均一句话也没留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用现代医学观点推测，他一定是患了高血压或是脑血管疾病。在那个年月，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他起死回生。

第二天上午，赵发忠在省城收到了父亲病故的电报，那天是他在省工业专科学校毕业、领到毕业文凭的日子。他立即雇了滑竿，滑竿在900多里的路上飞跑，一天换两组苦力，8天路程4天赶到，滑竿在五福祥外面停下，正好停在从高杆上挂下来的一丈多长的白色“吊钱”下，这是这户人家死人的标志。发忠便忍不住一腔心酸泪痛哭起来。他跑到第二个天井

时，最后一个院子大堂屋里灵堂清晰可见，院子里一片白色，带着白孝的人们忙碌着，发忠脚一阵发软就匍匐在地上爬行着，人们把他搀扶着一直爬到父亲的灵堂里抚棺大哭。家里人打开棺盖，他见到了父亲那青紫色的极度痛苦的容颜，再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昏了过去。院子里的人无不在这场面动容，都哭了起来。儿子见过以后，赵鸿均的棺木被迅速封了起来。灵柩继续停了3天。发忠从见到父亲遗容开始，就没离开灵堂半步，他带着重孝给前来吊唁的人答礼叩拜，晚上就在棺木旁边的草席上守灵，一直到3天后出殡。

那天，出殡仪式轰动全城，整个县城万人空巷，途为之塞。至亲之家都全家挂孝，从头到脚一片白色；棺材上全是白布绣球缠绕，连抬棺材的人都戴上孝巾，棺前有两个纸扎的高一丈二的大神。纸神各站在一个用白布裹着的方桌上，显得十分高大，每神4个人抬着，意欲让死者早入天堂。棺材两旁各有12台共24个纸扎的俑人，是供死者在天堂使唤的。街上出殡队伍两侧约一里长，两边用白布从头到尾拉起，把吊唁的人和街上行人分开。发忠左手捧一个“宝瓶罐”，右手杵根一尺长的哭丧棒，一步一弯腰走在棺材前边。棺材后面是女孝子发贞。钟姨抱着她走在哭得不省人事的马氏前面，两岁多的发贞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在钟姨怀里挣扎着。女孝子的孝帽是一块长白布从中折起来，缝成个尖尖帽，她哭闹着：“我不顶尖尖帽，不顶尖尖……”钟姨一路哄着她：“儿啊，别闹，别闹。”

出殡队伍一路经过亲友门前，都要停下来，男女孝子磕头，焚化纸钱，点香火蜡烛，这叫“路祭”。发忠每祭一户时就哭得死去活来，是由两个牵孝子的人扶着完成这一切的，而发贞则由钟姨抱着下跪，她紧紧地揪住钟姨的衣服，被这些严肃而繁琐的礼仪吓得又哭又抖。

这一切活动结束后，赵鸿均就被送到赵家坟园和他的父母、两个小妾、两个儿子永远地躺在一起了。

之后，马氏果断地把五福祥商号出手，只留下了最后一个院子自己居住，她把变卖商号的大把票子换成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她觉得商场中风险太大，一个女人无法应酬那些场面，靠土地生活稳妥、省心，从此带着一双儿女过着平静而富足的生活。

发忠知道他肩上的责任，他长大了，这个3口之家与众不同，3个成员来自3个不同的家庭，他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核心，他必须孝敬母亲，抚育妹妹，他再不能桀骜不驯，随心所欲。他安安心心地在家守孝，他的专科学历已经完成，他要在家准备课程，继续上学深造，他明白这是父亲对他的期望。

1937年初，发忠返回省城，这次他雇了一乘轿子，带了两个家人，第3天走在贵州地面时，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乘轿子悠悠地走着，两个背枪的人紧跟在轿子后面，他们在一个乡街子上的饭店下轿吃饭时相遇。发忠看见从轿子里走下两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们穿着蓝洋布旗袍，外面套件白色毛线背心，脚上穿着白毛布底青布鞋和一双白色中长袜子，是一副典型的女学生打扮。稍大的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略显矜持沉稳，小的一个十五六岁，显得活泼可爱。两人面貌十分相像，她们的手上都戴着一只小巧精致的长方型高玻面的手表。两个背枪的人忙去找一张干净向阳的方桌，请两个小姐入座。赵发忠穿着一套深灰色学生装，有一根金黄色的链子挂在胸前第二颗钮扣上，连着一块怀表，金壳怀表装在左边的胸袋里，黑色皮鞋上布满灰尘，有些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刚一出轿，立即吸引了两个女子的目光，赵发忠友好地微笑着，带着家丁、轿夫走向另一张桌子。

对面的那个小一些的女孩先开了口：“先生到哪里？”

赵发忠说：“到省城念书，小姐何处人？到哪里去？”

大的那个说：“我们也是到省城念书，我在那里上高中，我妹妹读初中。”

发忠说：“听起来我们都是同乡，你们家住哪里？”

“我们住武庙街，你呢？”

“西门大街，五福祥。”

这几句对话突然把两家人的距离拉近了，两个女孩十分高兴。在这异乡僻壤、荒天野坝里能遇到家乡人，而且这小伙子如此帅气，已是产生了十分好感。

发忠也很直率，立即招手对那张嘴里一口氟牙的贵州老板说：“把两张桌子并拢，我们在一起吃。”接着掏出一把钞票递给老板。

原来两个女子姓杨，大的叫杨琼，小的叫杨延，她们的父亲那时在滇中一个县当县长，他把妻室儿女接到任上。女儿小时由妈妈李嗣玉教她们“增广”、“千字文”、“女儿经”、“百家姓”等。有一天父亲却发现大女儿在练习书法时竟然写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最难将息。”他吃惊不小，即考女儿：“这些句子出自何处？”杨琼回答：“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写的《声声慢》”。再翻书包时发现女儿已把李清照和苏东坡的词抄了不少，于是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个天才。平时只知她读书认字过目不忘，十分聪明，没想到她竟暗自在自学一些古典诗词了。他决定让女儿到省城上学，受最好的教育。当他 29 岁在师宗县当县长时，就把两个女儿带到省城读书了，这年杨琼 9 岁。

这几天正值暑假，杨琼和妹妹回老家看望祖母后返回学校，没想到在贵州地面上的邂逅，造就了一段 60 年的姻缘。

二

1938 年秋天杨琼 20 岁，在省城女中高中毕业了，发忠和杨琼经过一年多的恋爱之后双双回家来，向双方家长宣布他们经过自由恋爱打算结婚的请求。两家十分惊讶，特别是杨家觉得两个年轻人太轻率，那年月虽然早已提倡新生活，新民主，反对包办婚姻，但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还是感到手足无措，无法应对。这两年来，许多人家知道杨家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儿，不断有人到杨家提亲，提亲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有官有爵、有钱有势的人家，但是杨县长一一回绝了。他是个开明人士，不想包办女儿婚姻，他对大女儿的希望太大，他要让大女儿上完高中大学之后，出国留学深造。如果真有那一天，他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的女儿有希望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女儿在外面私订终身，回家来宣布这一决定，他沉默了一些日子，心中倍感失落。大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二女儿从小自负、顽皮，有些男孩子性格，常常不听父母的话，我行我素，他驾驭不了，以下的几个孩子太小，看不出什么苗头。消沉了几天后，无奈地叹口气说：“女儿大了，她的命运由她自己去把握吧。”

他的妻子李嗣玉则托人打听五福祥赵家的所有情况，首先是暗中把赵发忠的生辰八字找来请算命先生掐算，再就是打听马氏的为人、性格、脾气、作风，她怕女儿的婆婆不好相处。继而又打听赵家的家底是否殷实可靠，别让女儿过门受苦受穷。